

日月山河一肩挑(下)

余德平

而那些贩纸客们到了洪江,茫茫前路才刚刚开始,他们还要继续跋涉几百华里到贵州,或者一千多华里到云南。千里迢迢抵达目的地后,一般选择大的县城落脚,首先将货物寄存在相熟的老旅店,然后洗掉一身风尘,换上干净的粗布衣衫,各自挑上二三十斤的红纸,或赶场摆摊吆喝,或走村串户叫卖。有时语言不通,只好手足比划。有的地方,买纸不论张数,而是用尺子量,珍贵得不得了。

也有的贩纸客为了早出货回家过大年,就将整担红纸兑给当地人,其收益较自己卖要少四至五成。有的红纸在长途运输中容易破损,或是下雨天,雨布没有盖好,红纸难免出现雨水渍印,还有当时捆纸时检查不细致,红纸有斑点、折痕太深等,遇到这种情况只有降价出手。若是遇到当地的地痞无赖,他强抢硬要红纸,贩纸客也只有自认晦气。

经过一两个月的艰难旅程,刨去红纸本钱和路途盘缠开支等,在贵州、云南方向的,一般卖一担红纸可赚七八担谷,卖得好的,能有一头耕牛的价值。回来时,那些精明的贩纸客又从偏远山区收购一些虎豹麝獾之类的皮毛、猪鬃、土漆、桐油等山货,回到洪江古商城卖掉又可获利。这样收入有可能翻上一番。通过卖红纸,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滩头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远途和重担已经让挑纸工、贩纸客们喘不过气来,而沿途的土匪强盗也是防不胜防。其时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稍有不慎,钱财被洗劫一空,有时还会搭上性命。去的路上,主要防止货物被劫,如近处的雪峰山上,就有土匪把持关卡,他们一般不谋命,不越货,只留些买路钱即可通行。离家越远,土匪就越猖獗。在贵州独山,周旺有吕姓汉子因贩运红纸落难而跻身绿林,混了个不大不小的头目,专事打劫远途客商,但对周旺、滩头一带贩纸客途经此地,他一般都要亲自帮着捆扎一下行囊,其实是做了个什么记号,此后过界过岭,方圆百里之内,基本可保人身货物无虞。回来的路上,红纸兑换成了银两,更是要百般谨慎,一般将银子捆在身上。

听86岁的老父亲说起,爷爷他们挑纸工在雪峰山上,也曾遭遇过几次土匪打劫,如果看到土匪人多势大,就只好识相交出盘缠,土匪得了盘缠也就不再为难他们,放人放货通行。如果看到土匪没有己方人多,就不再逆来顺受,也要斗上一斗,让土匪们看看滩头爷们不是那么好惹的。一次,爷爷们十几个挑纸工,在雪峰山半山腰砥砺前行,突然只听得一声呐喊,七八个土匪个个拿着明晃晃的刀片杀气腾腾围了上来。挑纸工里也有几个是练了功夫的把式,领头的也发一声喊,十几个挑纸工个个攥着扁担面无惧色地迎了上去。武行有句话,叫“一寸短一寸长”,大刀片子虽然锋利,但没有扁担长,加之这边人多,虽然有两个挑纸工肩上挂了彩,但土匪们也被扁担揍得喊爹叫娘落了下风,终于溃败而逃。这边也不去追赶,放了他们一马,毕竟常在这边道儿走,别把梁子结深了。

在那个时代,爷爷一辈的挑纸工和贩纸客们筚路蓝缕、风雨兼程,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毅力,挑起了家庭那副沉甸甸的生活重担,撑起了滩头传统纸业的一片蓝天。同时也给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节日增添了浓烈的气氛,丰富了当地的精神文化生活,又通过带去相对先进的文明理念,对那里的生产生活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产生的社会效益一直延续到今天。

想到祖辈们的艰辛和顽强,我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一首歌颂爷爷们挑纸生涯《日月山河一肩挑》的诗歌便喷涌而出:

我的爷爷是挑夫
踏遍了人世的坎坎坷坷
他的一生挑走过
像山一样高的纸货
沿路洒下的汗水
流淌成晶亮的小河

爷爷古铜色的肌腱
镌刻着中国汉子
坚强不屈的魂魄
爷爷压不垮的铁肩
挥写出滩头爷们
百折不挠的传说

自冬夏挑到春秋
从日出走到日落
啊,爷爷您
一肩挑着星月
一肩挑着山河
那挺直的脊梁呵
挑起了全家的生活……

还像在春天里那样翩翩起舞
只要活着,就必须快乐
哪怕面对秋风

几片即将飘零的树叶
高高地擎着生命的旗帜

罗红英
绿色,抢占夏天的制高点
金黄,抢占秋天的制高点

枫树举起一团红火
温暖生活的沧桑
芦花顶着满头白发,跑进冬天
与雪花一起,插上母亲的坟头

我高擎这面彩色大旗
穿越风霜雨雪
向着春天,努力奔跑

剑峰
旗帜,用镰刀和铁锤铸成
飘扬的是党魂,落下的是社稷
仰望旗帜,就听到了人民的呼吸
钢铁的音质,历史的声音

在和平的今天,舞动旗帜就可
让翅膀
点石成金。旗帜是真理是象
征是血液
如同用粮食喂着身体,一种精
神已浸透了他的
头颅和思想;一种品质已注入了
我们的血脉

旗帜里我们爱憎分明。在艰
难的岁月里洗亮日子
把苦难留给自己,把鲜花留给别人
猎猎不息的旗帜,像一簇圣洁
而炽热的火焰
引领我们日夜穿行,终身与整
个民族相濡以沫

罗睿
秋天了
镰刀斧头一站
收获着齐斩斩的目光

果实从来被敬仰
成长本身是一部血泪史

会有一首歌
伴随着猎猎作响的旗帜

◆湘西南诗会

旗帜(同题诗)

和时光讨价还价

河边的芦苇也已老去
灰白的头发
在夕阳里,像一面旗帜
标志着这个空落的村庄

张雪珊
每一次,我都要把腰杆挺得笔直
昂起头颅,凝神静气
保持最深情最坚定的仰望姿势
注视星火,在双眸中燎原

这一团烈焰,越燃越旺
将黑暗捅破一个窟窿之后
继续在天地间升腾
直至将夜色熔化,锻成灰烬

无数年轻、朴素的面孔
在烈火中疾行,远逝
却在共和国的经纬里,定格
永
垂
不
朽

张华博
不一定是三尺红绸
加些图案或标识
可以是你可以是我是他
也可以是一片
绿了大地又绿苍生的小小树叶

升在心的顶端的
一定是让人敬仰的形象
飘在队伍最前的
一定是这群人的道路与方向

走在茶铺村的扶贫路上
2985名父老乡亲
一次次把我高高举起
风中,我飘扬
雨中,我飘扬
雪中,我飘扬

赵戡
城墙上悬挂的不一定是大红
灯笼

也许是头颅
地底下埋葬的不一定是尸骨
也许是血衣

当头颅披上血衣
当奉献成为一种信仰
当千千万万
男的女的
老的少的
高举,紧跟,仰望
愿为您掏心掏肺的时候

您,太阳,星星与灯塔
唯这些发光的事物
才能映照一枚舒展的嫩芽
或一只蚂蚁的快乐

李婷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
将阳光调成了红色

十月的天空很拥挤
到处都是激昂的人

整个上午
我就守在自己的房间
将一颗颗沸腾的心
输进祖国的身体

唐白甫
深秋,横空的树枝
有几片绿意尚存的叶子
它们猎猎而飘,沙沙作响
多么灵动,多么欢快
这,深深地打动了

分明是生命的最后时刻
即将落入尘埃
注定成为弃子
被无情的季节抛弃

可它们发出刚长成时的沙沙声

刘智军

群山肃穆,夜色苍茫
这片肥沃的红土地上,草木丰茂
秋风开始为树根收割叶子
纪念碑收回了白天的影子
把利剑指向遥远的星辰,寒光
笼罩

纪念碑上,我敬畏的每一个名字
都有一张年轻的脸庞,和一颗
赴死的心
多年前,他们在此种下了自己
的生命

这个收获的季节里
星辰,镰刀,铁锤和鲜血组成
的旗帜
在和平繁荣的祖国上空,迎风
飘扬

杨超群
我把天空无尽伸展
我知道割破了暗夜,就必须敲
打出星星
光明颤抖着抚摸一切
铁的脆响鼓起海的号子
乌云开始燃烧
那是为未来准备的煤

我把天空无尽伸展
我从风中抽出一片鲜艳
搅动宇宙血脉贲张的内心
时间汇聚仰视
群峰涌过旭日高挂的大地

我把天空无尽伸展
我摘取一枚殷红的芯片
植入
黄河与长江呐喊的奔腾

陈莫
农田倒戈
稻茬顶着一头白霜
想起结满稻穗的芳华
泪流满面

老树伸着干枯的枝桠
没有一只鸟愿意在此停留
坚守的信念
依然直指蓝天

村头的几棵枫树
涨红着脸



捕秋

李昊天

摄

◆乡土视野

飘着稻香的童年

刘希

我在乡下长大,与泥土亲近的事,是每天必修的功课。再加上父母以种稻为生,我的童年,是伴着稻香长大的。

收稻是个“集体”活,需要一个人割、一个人递、一个人打,还需要一个人把稻草捆成扎,最好的,还有一个人边打边挑。收完的稻谷,一般会堆在堂屋里。若第二天逢上晴天,水泥地面的晒谷场上,密密麻麻地铺开了稻谷。小时候,父亲常叫我去“踢谷”。“踢谷”是用脚在稻谷里平行走出两行印,这样便可增加稻谷

“享受”阳光的面积,干得快。刚开始“踢谷”我踢不直,弯弯曲曲的,像无精打采的蚯蚓,后来“踢谷”被我“垄断”,经验多了便又直又快。

我小时候身体弱,常生病。父亲在做农活时,不顾母亲的反对,总是把我带在身边。我也调皮,不肯在父亲为我准备的箩筐里呆着,总会跑出来玩泥巴、捉蚂蚁、逗蚯蚓,还常常挖田鼠洞。不知为何,我的身体逐渐好转,父亲为此认为是我与泥土亲近的缘故,经常鼓励并带动我做农活。

七岁的时候,我就有收稻的记忆。那时

候,我比镰刀长不了多少,很难运用自如。父亲特意跑到铁匠铺打了一把小镰刀给我,我就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镰刀。我喜欢割稻子,喜欢稻香的味道,那是一种含有青草味道的香气,很沉醉、很迷人。帮自己家割完,去叔叔、婶婶、大伯、二伯家劳动,虽然我实际上割不了多少,但他们却很高兴,仿佛就是因为我的帮忙,稻子才收得特别快。

也许真应了父亲的话,我生来就是劳苦的命运,一辈子是要与泥土打交道的。毕业分配,学财会的我竟然分到家乡的镇农技店,经常下到田间地头进行农技推广,一辈子都在和泥土打交道。农忙时分,插秧、割稻、打谷,我样样在行,并乐在其间。

我喜欢稻香,迷醉于稻香,那是一种自然的醇香。稻香,将是我一辈子最迷恋的,那是家的味道。

